

朱希祖日記

上
冊

朱希祖文集

中
華
書
局

朱希祖日記

上
冊

朱希祖文集

中
華
書
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朱希祖日記/朱希祖著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2.8
(朱希祖文集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8748 - 2

I. 朱… II. 朱… III. 朱希祖(1879 ~ 1944) - 日記 IV. K825.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128232 號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書名 | 朱希祖日記(全三冊) |
| 著者 | 朱希祖 |
| 整理者 | 朱元曙 朱樂川 |
| 叢書名 | 朱希祖文集 |
| 責任編輯 | 俞國林 |
| 出版發行 | 中華書局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刷 |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|
| 版次 |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規格 | 開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張 49% 插頁 8 字數 1150 千字 |
| 印數 | 1 - 3000 冊 |
| 國際書號 | ISBN 978 - 7 - 101 - 08748 - 2 |
| 定價 | 149.00 元 |
-



留學日本時留影



20 世紀 30 年代在南京留影



朱倩



朱倓

朱希祖文集 出版說明

朱希祖（1879—1944），字逖先，又作遏先、迪先，浙江海鹽人，我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、藏書家。1905年考取官費留學，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師範科研習歷史；期間，師從著名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，為“章門五王”之一。1909年歸國，曾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、浙江嘉興二中、嘉興中學教師，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輔仁大學、中山大學、中央大學教授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、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長、中國史學會主席、明清史料編刊委員會委員、《廣東通志》編纂委員會委員、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、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總幹事、考試院考選委員會考選委員等職。

朱希祖治學一生，筆耕不輟，著述豐贍，在國語運動、提倡白話文、倡導新文化、建構史學教育體系、建立學術團體、歷史檔案整理、歷史遺蹟調查及史館修史、南明史研究等方面，貢獻巨大。茲簡述如下：

在國語運動中之貢獻

制定中國最早的注音符號。1913年2月，朱希祖被派為讀音統一會浙江省代表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讀音統一會。朱希祖在其師章太炎由古文籀篆徑省之形所創制的三十六個紐文（聲母）、二

十二個韻文（韻母）中選出三十九個，作為標音符號，起草議案，並聯絡馬裕藻、周豫才（魯迅）、許壽裳、錢稻孫、陳睿共同具名，向大會提出，獲得通過，其他衆案皆廢。中國有注音符號自此始。

參與制定《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》。1919年2月，朱希祖與馬裕藻、胡適、錢玄同、周作人、劉復等六人被北京大學推選為“國語統一籌備會”會員；並在第一次大會期間，提出《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》，要求政府頒佈通行新式標點，此議案後經胡適修改，第二年頒行全國。中國新式標點符號自此始。

參與制定《國語統一進行方法》議案。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期間，北京大學派出朱希祖等六人，向大會提交了《國語統一進行方法》，提出“把《國文讀本》改作《國語讀本》，國民學校全用國語，不雜文言，高等小學酌加文言，仍以國語為主體。‘國語’科以外，別的科目的課本，也應該一致改用國語編輯”。1920年1月，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國：“自本年秋季起，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，先改國文為語體文，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。”並以部令修改學校有關法規。1920年4月，教育部又發出通告，規定截至1922年止，凡用文言文編的教科書一律廢止，要求各學校逐步採用經審定的語體文教科書，其他各科教科書也相應改用語體文。

在新文化運動中之貢獻

積極撰寫文章提倡白話文、倡導新文化。新文化運動興起，朱希祖積極投入，並成為《新青年》的重要撰稿人之一。先後發表了《白話文的價值》、《非“折中派的文學”》、《文藝的進化》（譯著）、《敬告新的青年》、《中國古代文學上的社會心理》等文章，宣揚白話文，反對文言文。另外還有《文學論》、《研究孔子之文藝思想及其影響》、《文學上的感想》、《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

論》等較有影響的論文。

參與發起成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進步文學社團——文學研究會。文學研究會於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，朱希祖為十二個發起人之一，另十一人為：周作人、耿濟之、鄭振鐸、瞿世英、王統照、沈雁冰、蔣百里、葉紹鈞、郭紹虞、孫伏園、許地山。

在建構史學教育體系上之貢獻

制定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史學課程體系，使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。朱希祖1919年12月出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，便積極推行歷史教學課程體系的建構和改革，“此種制度實施以後，國內公私大學，紛紛仿行。於是中國史學，乃得躋於科學之列，始漸有以史學名於世者”（傅振倫《先師朱遜先先生行誼》）；同年10月，朱希祖在北京大學講授“史學史”，授課講義名“中國史學概論”，是中國最早的“史學史”講義，也是在中國最早提出“史學史”概念的課程，這是中國史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標志。

積極引進西方先進史學思想。一是積極鼓勵教授翻譯新史學及唯物史觀等書，如鼓勵何炳松翻譯美國史學家魯濱遜的《新史學》，並為之作序；請李大釗開設唯物史觀課程。二是派遣畢業生至德國學習，以期回校任教後對史學系有所改良。三是聘請新教授介紹歐美新史學，如何炳松、陳翰笙、李璜、陳衡哲等，其目的是“思以歐美新史學，改革中國舊史學”（朱希祖《北京大學史學系過去之歷史與將來之希望》）。

對建立史學學術團體之貢獻

創建中國第一個由多所大學史學系師生組成的“中國史學會”。

1928年冬，朱希祖感到史學要發展，要想承擔起改良社會的重擔，就必須“打破孤獨講學的舊習”，“打破專靠學校來講習史學的舊習”，“打破史學為政治的附屬品，使之成為社會的獨立事業”（《發起中國史學會的動機和希望》）。遂於1929年1月，發起成立中國史學會，被選為主席，這是中國第一個由多所大學組織成立的史學會。1943年3月，中國第一次成立全國性的史學會，朱希祖當選為常務理事。

他還先後參與或發起不少史學學術團體，如1928年11月，隨張繼發起組織滿蒙新藏研究會，並當選為名譽會員；1934年10月，參加中國博物館協會；1936年，參與發起吳越史地研究會，當選為理事；1937年5月，參與發起中國藝術史學會。

對歷史檔案整理研究之貢獻

朱希祖認為歷史檔案是“史料之淵海”，如對“昇平署檔案”、“西夏史籍”及明清內閣檔案的搶救和整理，是對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。其中尤以1921年內閣大庫檔案“八千麻袋”事件最為著名，此事一出，朱希祖即與陳垣、沈兼士、馬衡等商議，請蔡元培出面，向教育部力爭將剩餘的1502麻袋檔案劃歸北京大學整理，並代蔡元培起草函件，並得教育部許可，使這批檔案免遭滅頂之災。傅振倫說：“初設明清檔案整理會，後改明清史料整理會，即由朱（希祖）、陳（垣）兩師指導史學系同學工作。整理方法皆四位師長（指朱、陳、沈、馬）所定，其辦法分為三步：首為形式之分類，並區別年代；次則編號，摘由；再次則研究考證，分類統計。”（傅振倫《先師朱遜先先生行誼》）此檔案整理三步法，後來成為其他學術機構整理檔案的準繩。

對歷史遺蹟調查之貢獻

作為歷史學家，朱希祖所到各處均甚重視對歷史遺蹟的調查。其最著名且最有成效者，當是對南京周邊六朝陵墓的實地調查。1934年，朱希祖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，同年6月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，即開始對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古蹟尤其是六朝陵墓的調查。並與其長子朱楔西至安徽太平，東至丹陽經山，南至江寧秣陵，東南至句容淳化，北至長江，舉凡史乘記載所及，野老傳聞所到，無不按圖索驥，遍加訪問，所到之處均拍照測量，共實地調查十四次。後編《六朝陵墓調查報告》一書，成為研究南京歷史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。

對史館修史之貢獻

朱希祖積極參與清史館《清史稿》編輯體例的討論，貢獻建議，如《擬清史宜先修志表後紀傳議》一文所談體例，對《清史稿》的體例有一定之影響。

1932年，朱希祖至廣東中山大學任教，擔任《廣東通志》編纂委員會委員，受編纂委員會所托，起草《新修廣東通志略例》、《新修廣東通志總目》、《新修廣東通志總目說明書》，係編纂《廣東通志》之準繩，並親自編纂了《廣東東林黨列傳》，以為《廣東通志》之範例。

參與籌畫成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。1939年底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《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》，即為朱希祖所撰，之後始有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的設立。籌委會設立後，朱希祖出任總幹事，並規劃史館制度，草擬《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組織大綱》、《國

史館籌備委員會辦事細則》，另外還撰寫了多篇有關國史體例問題的文章，全面系統的闡明對國史編纂體例的見解。

對南明史研究之貢獻

朱希祖研究領域極為廣泛，成就也是多方面的。但在諸多成就中，朱希祖用力最深的，也是最為世人所稱道的是南明史研究。朱希祖是公認的南明史研究權威，在南明史的研究上筆路藍縷，以啟山林。其貢獻之一是在對南明史料的搜集，二是在對南明史料的辨析，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史料題跋中。

朱希祖志在編纂一部《南明史》，並製定了《編纂計劃》。可惜天不遂人願，戰爭使其意願成為泡影。顧頡剛先生《挽朱邊先先生》詩曰：“入粵為尋紹武來，金陵舊院撥蒿萊。平生心事南明史，歷劫終教志不灰。”在朱希祖等學者的影響下，南明史研究遂蔚為顯學。

朱希祖著述宏富，很多文章散佈在民國時期各期刊中，搜集不易；另有遺稿（包括鈔件）若干，分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、南京圖書館及家屬手中，整理極難。

1959年，中華書局有彙印朱希祖文稿之議，並委請其長子朱僂負責整理相關著作，擬陸續出版；後因政治形勢發生變化，除《汲冢書考》、《明季史料題跋》外，其餘書稿都未能出版，有些雖已排版，最終還是撤版了事（如《史學叢考》），這在朱僂的日記裏多有記載。

自2005年起，我們重新啟動《朱希祖文集》的整理出版工作，即得到朱希祖後人的大力支持，特別是朱元春女士、朱元曙先生，數年來奔波各地，不僅將各期刊中的文章以及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

館、南京圖書館中的遺稿（包括鈔件）陸續搜羅複製，並參與相關資料的整理與校訂，不辭勞苦，謹致謝忱。

《朱希祖文集》所收文章，內容廣泛，行文各異，格式複雜，所以整理方式不求統一，具體的整理原則請參看每冊的《整理說明》或《出版後記》。書中錯誤在所難免，敬請讀者批評指正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2012 年 5 月

整理說明

先祖父朱希祖先生《鄮亭日記》為我國現代學術史重要史料，然因年代久遠，又經戰、文兩禍，散佚不少。尤其是其北京期間（1913年至1932年）的日記，已基本散佚殆盡。現知存於世的日記有：

1. 1906年、1908年留學日本日記。
2. 1913年2月5日至4月15日日記。
3. 1929年1月1日至3月25日日記。
4. 1932年10月5日至1933年9月23日的《粵行日記》。
5. 1934年2月21日至1937年5月8日的《南京日記》。
6. 1937年6月9日至12月30日輾轉於宣城、歙縣、屯溪、隆阜、重慶的日記。
7. 1938年1月1日至1943年8月4日的《重慶日記》。

其中除《粵行日記》的鈔本曾由臺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影印出版於《朱希祖先生文集》外，其他均未出版過。

現將有關事項說明如下：

1. 1906、1908兩年留學日本日記兩本，原稿現藏國家圖書館。1906年日記記於一紫紅色日記本上，本上印有“明治三十九年當用日記，博文館發行”字樣；1908年日記記於一灰綠色日記本上，本上印有“明治四十一年當用日記，博文館發行”字樣，日記本於正文之後有收信、發信、摘要等欄目。此兩本日記因年代久遠，且

係洋紙，已不能複製，由吾姐朱元春費時數日，認真抄錄。

2. 1913年2月5日至4月15日、1929年1月1日至3月25日兩部日記，原稿現藏國家圖書館。1913年2月5日至4月15日日記為單獨一冊，封面有朱希祖親筆所書“雕龍”二字，第一頁第一行題有“癸丑日記一”字樣，顯然還應有第二、第三等冊，惜已無緣一見了。1929年1月1日至3月25日日記也係單獨一冊，上印有“慶豐號紙店”字樣。該日記封面有朱希祖親筆所書“十八年日記”、“蒙古史札”兩行字，由此可以推出1929年日記也應不止這一冊。此兩冊日記，由吾姐朱元春從國家圖書館複印。

3. 《粵行日記》的鈔本曾由臺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影印出版於《朱希祖先生文集》中，全名為《鄺亭粵行日記》。

4. 《南京日記》，現藏於先祖父長孫女、吾大姐朱元曄處。該日記共二十一冊，毛筆正楷，寫於中央大學稿本上，每冊封面“南京日記”四字，為先父朱僊先生所書。為本次出版，二姐朱元昱特地至廣州大姐處，將其拍成照片製成光盤，帶回南京。這份《南京日記》能與世人見面，二位家姐功不可沒。

5. 先祖父1937年6月9日至12月30日的日記，也藏於大姐朱元曄處。這段日記記錄了逃亡途中，居無定所、顛沛流離、屢遭轟炸的苦難。日記全為草稿散頁，記於零星紙片上，字蹟潦草難以辨認，有些不得不用“□”代替。元曄大姐即先祖父日記中經常提到的“寧兒”，這批草稿散頁，能保存到今天，並基本完整地與世人見面，寧兒大姐實有大功德。

6. 《重慶日記》，現藏於家中，共二十五冊，大多為毛筆正楷，寫於中央大學稿本上。每冊封面“重慶日記”四字亦為先父所書。在這二十五冊日記中，1940年10月14日至1941年10月26日的日記，以及1943年6月14日至8月4日日記為草稿，這些草稿，由先父朱僊先生一張一張貼在中央大學稿本上，其中偶有缺失。

7. 原日記有陰曆紀年，有民國紀年，本次整理，統一為公元紀年。

8. 原日記中偶有闕字而可擬補者，所擬補字以“[]”括出。

先父在世時，曾思將這批日記整理出版，可惜未果。此次由余及小兒朱樂川共同點校，然因學殖淺陋，定有舛誤，望方家指謬。

又：先祖父在北京工作時間近二十年，期間僅有五個多月的日記能够保存至今，近來我們找到並整理了朱倩（孟嬰）、朱俠（仲嫻）兩位姑母的日記，上面記載有不少先祖父行蹤，現附于先祖父日記之後一併發表，特此說明。

朱元曙

2010年12月於南京清溪村